

三朝野史

說畧十一雜記

史彌遠之立理宗而廢濟王或者謂其於
夢寐之中有所感而然也後村先生劉克
莊以詩譏之云楊柳春風丞相府梧桐夜
雨濟王家人皆謂彌遠是佛位中人乃父
丞相浩與覺長老道契握手入堂奧問之
曰和尚好我好覺見堂奧中簾幙綺羅榮
華富裕粉白黛綠環列左右乃應荅曰大

丞相富貴好老僧何好之有旣而曰此念頭一差積年蒲團工夫俱廢未免墮落一日浩坐廳上儼然見覺長揖突入堂內使人往寺中請相見人回報云覺長老坐化圓寂于法堂上頃間浩堂裏弄璋浩默然自知後以覺字爲彌遠小名觀彌遠二十七年當國冊立理宗措天下於泰山之安運籌廊廟日食萬錢豈非佛位中人歟遠

自恃冊立之功專權納賄天下變爲汚濁功則有之忠則未也賈似道不許配享理宗由此

潘丙潘壬太學生也就湖州冊立濟王爲帝事敗濟王遇鳩而殂丙壬各梟其首欲屠湖州一城人民彌遠夢中見李侯太尉求免遂追回大統制一城生靈均拜李侯更生之賜至今長興李侯廟人民敬祀以

報其威靈也

李全擾淮時史彌遠在廟堂束手無策有訛傳全軍馬渡江過行在京師人民惶惶彌遠夜半忽披衣而起有愛寵林夫人者見其起可疑亦推枕而起相隨於後忽見彌遠欲投池中林夫人急扶住泣告曰相公且少耐區處數日後得趙葵捷書

裕齋先生馬光祖知高郵軍適值管軍官

營全率衆叛據城縱軍劫掠與同黨王安等飲宴有妓毛惜惜不服趨侍全痛責之惜惜云妾雖賤妓不曾伏事反臣全遂斬之秋崖先生方岳作義娼傳

馬光祖知京口判姦婦云世間若無婦人天下業風方靜觀其尹京之日不畏貴戚豪強庭無畱訟頗得包孝肅公尹開封之規模福王府訴民不還房廊屋錢光祖判

云晴則鷄卵鴨卵雨則盆滿鉢滿福王若
要屋錢直待光祖任滿有士人踰墻偷人
室女事覺到官勘令當廳面試光祖出踰
墻樓處子詩士人秉筆云花柳平生債風
流一段愁踰墻乘興下處子有心樓謝砌
應潛越安香計暗偷有情還愛欲無語強
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漳獄囚玉顏麗如
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判云多情愛還了半

生花柳債好箇檀郎室女爲妻也不妨傑
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配取
媒人是馬公犯姦之士旣幸免決罪反因
此以得佳偶此光祖以禮待士也

金陵帥閩趙以夫過衢州訪祕書徐霖相
見後覲面大慟左右見者駭然不知所哭
何事元來哭世道艱險小人在朝君子在
野生民不見太平之治以夫與霖俱懷葵

言身錄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緯之憂故也

理宗祀明堂徐清叟爲執綬官玉音問曰
猶兒捕鼠如何清叟急機荅曰愛之欲其
生惡之欲其死應對雖捷然理宗本命屬
鼠一時荅問不覺觸突天聽理宗度量恢
宏亦不之咎

宏齋先生包恢年八十有八爲樞密陪祀
登拜郊臺精神康健一日賈似道忽問曰
包宏齋高壽步履不艱必有衛養之術願
聞其畧恢荅曰有一服丸子藥乃是不傳
之祕方似道欣然欲授其方恢徐徐笑曰
恢喫五十年獨睡丸滿座皆哂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度宗
乾會節賈似道命司封郎中黃蛻作致語
中有一聯云聖母神子萬壽無疆亦萬壽
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滿

朝縉紳皆喜之

至元丙子春淮西闡夏貴歸附大元宣授
中書左丞至元己卯薨有贈以詩云自古
誰不死惜公遲四年聞公今日死何似四
年前又有人弔其墓云享年八十三何不
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

大兵渡江賈似道卽出檄書播告中外曰
洪惟藝祖肇造我邦至于高宗爰宅吳會

以仁守國以德配天未嘗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可以質諸無疑證諸不忤理宗四十
一年忠厚之澤著於生民先帝十一載恭
儉之心何負天下不念元溫群從尚受卵
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國家厄
運一至於此人心忠義夫豈無之太皇后
七袞之聖躬今天子孤孀之冲質在人情
猶知恤鄉鄰之老幼豈臣子忍坐視君父

之阽危寧無邦國忠臣亦有江湖豪傑共
合唱義之旅載馳勤王之師如陶士行慷
慨之征申張魏公忠赤之志救日之弓救
月之矢便直指於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
河尚未堅於盟誓檄到諸路咸使聞知
賈似道乃父涉開闢淮東爲國宣勞似道
闡帥兩淮効父之故智闡才有餘相才不
足自當軸以來收畜古銅器法書名畫玉

器珍寶金銀貨泉用譚玉辨驗以元老之
尊眉就與賤娼潘稱心褻狎貪財好色一
至於此敗壞宋國遺臭萬年

宋興於後周顯德七年時恭帝八歲亡於
德祐元年少帝四歲諱顯德二字不期
而合周以主幼而亡宋亦以主幼而亡周
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太祖宋亦有太后在
上歸附於大元宋太祖革命之時韓通不

伏而被誅陳宜中當國之日韓震無辜而被殺此造物報應之理也

賈秋壑甲戌寒食嘗作一絕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畱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冢兒孫幾箇悲明年謫死

有越僧作錢塘懷古詩云天定終難恃武功不堪雙淚濕東風百年南渡斜陽外十里西湖片雨中燕子來時龍輦去楊花飛

後鳳樓空倚筇曾回錢塘望山掩江城霧氣籠

賈秋壑德祐乙亥八月生日建醮青詞云老臣無罪何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奈死期之已迫適值垂弧之旦預陳易箚之辭切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爲國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軀而思末路屬醜虜貪狼之犯順率驕兵

悍將以徂征用命不前致成酷禍措躬無所惟有後圖衆口皆訖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悴悔不爲畱侯之保身三千里流離猶恐置霍光於赤族仰慙覆載俯愧劬勞伏願皇天厚土之鑒臨理考度宗之昭格三宮霽怒收瘴骨於江邊九廟闡靈掃妖氛於境外此時已無廖王諸客矣豈似道所自爲邪讀之雖可怒可笑可恨

其文自好

丙子三宮赴北行省俘三學生一百人從行責齋僕足其數時見幾者悉已竄州橋吳府子弟名棠孫僅一入齋至是乃爲齋僕所指驅之北去出關後諸生趑趄不行人箠以棍棒三下登舟餒甚得粥飲一桶無匙箸乃於河邊拾蚌蛤之殼爭攫而食之饑寒困苦道亡者多皆身膏草野後授

諸路府教授僅餘十七八人耳

文文山天祥畱中齋夢炎一般狀元宰相
末後結果不同流芳遺臭較然可見陳靜
觀宜中客死暹羅雖免作北臣而視從容
就義者有間矣陳如心文龍舉義就擒尤
得其死方蛟峯逢辰德祐屢召不起持父
服終其身尚得爲全人也文山在獄中時
北人有詩云當今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

兩得之義似漢王侯齒日忠如蜀將斫頭
時乾坤日月華夷界岡嶺風雲草木知未
必史臣書到此老夫和淚寫新詩中齋自
北歸過嚴陵就養於其子府判者何潛齋
遺之詩曰昆明灰劫化塵縑夢裏功名忝
一炊鐘子不將南操變庾公空抱北臣悲
歸來眼底湖山在老去心期浙水知白髮
門生憐未死青衫畱得裏遺尸

彭大雅知重慶大興城築僚屬諫不從彭
曰不把錢做錢看不把人做人看無不可
築之理既而城成僚屬乃請立碑以紀之
大雅以爲不必但立四大石于四門之上
大書曰某年某月彭大雅築此城爲西蜀
根本其後蜀之流離者多歸焉蜀亡城猶
無恙真西蜀根本也

三朝野史

終